

歷代詩話續編

歷代詩話續編

麓堂詩話序

近世所傳詩話。雜出蔓辭。殊不强人意。惟嚴滄浪詩談。深得詩家三昧。關中既梓行之。是編乃今少師大學士西涯李先生公餘隨筆。藏之家。笥。未嘗出以示人。鐸得而錄焉。其間立論。皆先生所獨得。實有發前人所未發者。先生之詩。獨步斯世。若杜之在唐。蘇之在宋。虞伯生之在元。集諸家之長而大成之。故其評隲折衷。如老吏斷律。無不曲當。人在堂上。方能辨堂下人曲直。予於是亦云。用託之木。與滄浪並傳。雖非先生意。亦天下學士大夫意也。於戲。先生人品行業。有耳目者皆能知之。文章乃其餘事。詩話云乎哉。姑識鄙意於後。遼陽王鐸識。



麓堂詩話

長沙李東陽賓之撰

無錫丁福保仲祐訂

詩在六經中。別是一教。蓋六藝中之樂也。樂始於詩。終於律。人聲和則樂聲和。又取其聲之和者。以陶寫情性。感發志意。動盪血脉。流通精神。有至於手舞足蹈而不自覺者。後世詩與樂判而爲二。雖有格律。而無音韻。是不過爲排偶之文而已。使徒以文而已也。則古之教。何必以詩律爲哉。

古詩與律不同體。必各用其體。乃爲合格。然律猶可間出古意。古不可涉律。古涉律調。如謝靈運池塘生春草。紅藥當堦翻。雖一時傳誦。固已移於流俗而不自覺。若孟浩然一杯還一曲。不覺夕陽沉。杜子美獨樹花發自分明。春渚日落夢相牽。李太白鸚鵡西飛隴山去。芳洲之樹何青青。崔顥黃鶴一去不復返。白雲千載空悠悠。乃律間出古。要自不厭也。予少時嘗曰。幽人不到處。茅屋自成村。又曰。欲往愁無

路山高谿水深。雖極力摹擬。恨不能萬一耳。

詩貴意。意貴遠不貴近。貴淡不貴濃。濃而近者易識。淡而遠者難知。如杜子美鉤簾宿鷺起。丸藥流鶯囀。不通姓字。麤豪甚。指點銀鉶索酒嘗。銜泥點沈琴書內。更接飛蟲打著人。李太白桃花流水杳然去。別有天地非人間。王摩詰返景入深林。復照莓苔上。皆淡而愈濃。近而愈遠。可與知者道。難與俗人言。王介甫得之曰。坐看蒼苔色。欲上人衣來。虞伯生得之曰。不及清江轉柁鼓。洗盞船頭沙鳥鳴。曰。繡簾美人時共看。堦前青草落花多。楊廉夫得之曰。南高峯雲北高雨。雲雨相隨惱殺儂。可謂閉戶造車。出門合轍者矣。

柳子厚回看天際下。中流巖上無心雲相逐。坡翁欲削此二句。論詩者類不免矮人看場之病。予謂若止用前四句。則與晚唐何異。然未敢以語人。兒子兆先一日過庭。輒自及此。予頗訝之。又一日忽曰。劉長卿白馬翩翩春草細。邵陵西去獵平原。非但人不能道。抑恐不能識。因誦予桔槔亭曰。閒行看流水。隨意滿平田。響聞曰。津吏河上來。坐

看青草短。海子曰：高樓沙口望，正見打魚船。夜坐曰：寒燈照影獨自坐。童子無語對人閒，以爲三四年前。尙疑此語不可解。今灑然矣。予乃顧而笑曰：有是哉。

古律詩各有音節，然皆限于字數，求之不難。惟樂府長短句，初無定數，最難調疊。然亦有自然之聲。古所謂聲依永者，謂有長短之節，非徒永也。故隨其長短，皆可以播之律呂。而其太長太短之無節者，則不足以爲樂。今泥古詩之成聲，平側短長，句句字字，摹倣而不敢失，非惟格調有限，亦無以發人之情性。若往復諷詠，久而自有所得，得于心而發之乎聲，則雖千變萬化，如珠之走盤，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。如李太白遠別離，杜子美桃竹杖，皆極其操縱，曷嘗按古人聲調，而和順委曲，乃如此。固初學所未到，然學而未至乎是，亦未可與言詩也。

詩必有具眼，亦必有具耳。眼主格，耳主聲。聞琴斷知爲第幾絃，此具耳也。月下隔窗辨五色線，此具眼也。費侍郎廷言嘗問作詩，予曰：試取

所未見詩。卽能識其時代格調。十不失一。乃爲有得。費殊不信。一日與喬編修維翰觀新頒中祕書。予適至。費卽掩卷問曰。請問此何代詩也。予取讀一篇。輒曰。唐詩也。又問何人。予曰。須看兩首。看畢曰。非白樂天乎。於是二人大笑。啓卷視之。蓋長慶集印本不傳久矣。

唐人不言詩法。詩法多出宋。而宋人於詩無所得。所謂法者。不過一字一句對偶雕琢之工。而天真興致。則未可與道。其高者失之捕風捉影。而卑者坐于黏皮帶骨。至于江西詩派極矣。惟嚴滄浪所論超離塵俗。眞若有所自得。反覆譬說。未嘗有失。顧其所自爲作。徒得唐人體面。而亦少超拔警策之處。予嘗謂識得十分。只做得八九分。其二分乃拘于才力。其滄浪之謂乎。若是者往往而然。然未有識分數少而作分數多者。故識先而力後。

宋詩深。却去唐遠。元詩淺。去唐却近。顧元不可爲法。所謂取法乎中。僅得其下耳。極元之選。惟劉靜修虞伯生二人。皆能名家。莫可軒輊。世恒爲劉左袒。雖陸靜逸鼎儀亦然。予獨謂高牙大纛。堂堂正正。攻堅

而折銳。則劉有一日之長。若藏鋒斂鍔。出奇制勝。如珠之走盤。馬之行空。始若不見其妙。而探之愈深。引之愈長。則於虞有取焉。然此非謂道學名節論。乃爲詩論也。與予論合者。惟張滄洲。亨父。謝方石。鳴治。亨父已矣。方石亦歸老數千里外。知我罪我。世固有君子存焉。黨何如哉。

唐詩李杜之外。孟浩然。王摩詰。足稱大家。王詩豐縟而不華靡。孟却專心古澹。而悠遠深厚。自無寒儉枯瘠之病。由此言之。則孟爲尤勝。儲光羲有孟之古。而深遠不及岑參。有王之縟。而又以華靡掩之。故杜子美稱吾憐孟浩然。稱高人王右丞。而不及儲岑。有以也夫。

觀樂記論樂聲處。便識得詩法。

作詩不可以意徇辭。而須以辭達意。辭能達意。可歌可詠。則可以傳。王摩詰陽關無故人之句。盛唐以前所未道。此辭一出。一時傳誦不足至。爲三疊歌之。後之詠別者。千言萬語。殆不能出其意之外。必如是方可謂之達耳。

詩貴不經人道語。自有詩以來。經幾千百人。出幾千萬語。而不能窮。是物之理無窮。而詩之爲道亦無窮也。今令畫工畫十人。則必有相似而不能別出者。蓋其道小而易窮。而世之言詩者。每與畫並論。則白小其道也。

雞聲茅店月。人跡板橋霜。人但知其能道羈愁野況於言意之表。不知二句中。不用一二閒字。止提掇出緊關物色字樣。而音韻鏗鏘。意象具足。始爲難得。若強排硬疊。不論其字面之清濁。音韻之諧舛。而云我能寫景用事。豈可哉。

詩與文不同體。昔人謂杜子美以詩爲文。韓退之以文爲詩。固未必然。然其所得所就。亦各有偏長。獨到之處。近見名家大手以文章自命者。至其爲詩。則毫釐千里。終其身而不悟。然則詩果易言哉。

寫留行道影。焚却坐禪身。開口便自黏帶。已落第二義矣。所謂燒却活和尚。正不須如此說。

長篇中須有節奏。有操。有縱。有正。有變。若平鋪穩布。雖多無益。唐詩類

有委曲可喜之處。惟杜子美頓挫起伏變化不測。可駭可愕。蓋其音響與格律正相稱。回視諸作。皆在下風。然學者不先得唐調。未可遽爲杜學也。

月到梧桐上。風來楊柳邊。豈不佳。終不似唐人句法。芙蓉露下落。楊柳月中疎。有何深意。却自是詩家語。

陳公父論詩專取聲。最得要領。潘禎應昌嘗謂予詩宮聲也。予訝而問之。潘言其父受于鄉先輩曰。詩有五聲。全備者少。惟得宮聲者爲最優。蓋可以兼衆聲也。李太白杜子美之詩爲宮。韓退之之詩爲角。以此例之。雖百家可知也。予初欲求聲於詩。不過心口相語。然不敢以示人。聞潘言。始自信以爲昔人先得我心。天下之理。出於自然者。固不約而同也。趙撝謙嘗作聲音文字通十二卷。未有刻本。本入內閣而亡其十一。止存總目一卷。以聲統字。字之於詩。亦一本而分者。於此觀之。尤信。門人輩有聞予言。必讓予曰。莫太洩漏天機否也。

國初諸詩人結社爲詩。浦長源請入社。衆請所作。初誦數首。皆未應。至

雲邊路繞巴山色。樹裏河流漢水聲。並加賞歎。遂納之。

一擊按雲邊二語宋詩紀事作鬼詩

明詩選作
童軒詩

林子羽鳴盛集。專學唐。袁凱在野集。專學杜。蓋皆極力摹擬。不但字面句法。并其題目亦效之。開卷驟視。宛若舊本。然細味之。求其流出肺腑。卓爾有立者。指不能一再屈也。宣德間有晏鐸者。選本朝詩。亦名鳴盛詩集。其第一首林子羽應制曰。堤柳欲眠鶯喚起。宮花乍落鳥銜來。蓋非林最得意者。則其他所選可知。其選袁凱白燕詩曰。月明漢水初無影。雪滿梁園尚未歸。曰趙家姊妹多相忌。莫向昭陽殿裏飛。亦佳。若蘇李泣別圖曰。猶有交情兩行淚。西風吹上漢臣衣。而選不及何也。

律詩對偶最難。如賈浪仙獨行潭底影。數息樹邊身。至有兩句三年得之句。許用晦湘潭雲盡暮山出。巴蜀雪消春水來。皆有感而後得者也。戴石屏夕陽山外山。對春水渡傍渡。亦然。若晏元獻對無可奈何花落去。似曾相識燕歸來。尤覺相稱耳。

詩有三義。賦止居一。而比興居其二。所謂比與興者。皆託物寓情而爲之者也。蓋正言直述。則易于窮盡。而難於感發。惟有所寓託。形容摹寫。反復諷詠。以俟人之自得。言有盡而意無窮。則神爽飛動。手舞足蹈。而不自覺。此詩之所以貴情思而輕事實也。

元詩體要載楊廉夫香奩絕句。有極鄙褻者。乃韓致光詩也。

質而不俚。是詩家難事。樂府歌辭所載木蘭辭。前首最近古。唐詩張文昌善用俚語。劉夢得竹枝亦入妙。至白樂天令老嫗解之。遂失之淺俗。其意豈不以李義山輩爲澁僻而反之。而弊一至是。豈古人之作端使然哉。

古歌辭貴簡遠。大風歌止三句。易水歌止二句。其感激悲壯。語短而意益長。彈鋏歌止一句。亦自有含悲飲恨之意。後世窮技極力。愈多而愈不及。予嘗題柯敬仲墨竹曰。莫將畫竹論難易。剛道繁難簡更難。君看蕭蕭祗數葉。滿堂風雨不勝寒。畫法與詩法通者。蓋此類也。

劉會孟名能評詩。自杜子美下至王摩詰李長吉諸家。皆有評語簡意。

切別是一機軸。諸人評詩者皆不及。及觀其所自作。則堆疊餽飮。殊乏興調。亦信乎創作之難也。

國初稱高楊張徐。高季迪才力聲調。過三人遠甚。百餘年來。亦未見卓然有以過之者。但未見其止耳。張來儀。徐幼文。殊不多見。楊孟載。春草詩最傳。其曰六朝舊恨斜陽外。南浦新愁細雨中。曰平川十里人歸晚。無數牛羊一笛風。誠佳。然綠迷歌扇。紅襯舞裙。已不能脫元詩氣習。至簾爲看山盡捲西。更過纖巧。春來簾幕怕朝東。乃豔詞耳。今人類學楊而不學高者。豈惟楊體易識。亦高差難學故耶。

詩用實字易。用虛字難。盛唐人善用虛。其開合呼喚。悠揚委曲。皆在於此。用之不善。則柔弱緩散。不復可振。亦當深戒。此予所獨得者。夏正夫嘗謂人曰。李西涯專在虛字上用工夫。如何當得。予聞而服之。晦翁深於古詩。其效漢魏。至字字句句。平側高下。亦相依倣。命意託興。則得之三百篇者爲多。觀所著詩傳。簡當精密。殆無遺憾。是可見已。感興之作。蓋以經史事理。播之吟詠。豈可以後世詩家者流例論哉。

律詩起承轉合。不爲無法。但不可泥。泥於法而爲之。則撐拄對待。四方八角。無圓活生動之意。然必待法度既定。從容閑習之餘。或溢而爲波。或變而爲奇。乃有自然之妙。是不可以強致也。若并而廢之。亦奚以律爲哉。

選詩誠難。必識足以兼諸家者。乃能選諸家。識足以兼一代之者。乃能選一代之者。一代之不數人。一人之不數篇。而欲以一人選之。不亦難乎。選唐詩者。惟楊士宏唐音爲庶幾。次則周伯弼三體。但其分體於細碎。而二書皆有不必要選者。趙章泉絕句雖少而精。若鼓吹則多以晚唐卑陋者爲入格。吾無取焉耳矣。

古詩歌之聲調節奏。不傳久矣。比嘗聽人歌關雎鹿鳴諸詩。不過以四字平引爲長聲。無甚高下緩急之節。意古之人。不徒爾也。今之詩。惟吳越有歌。吳歌清而婉。越歌長而激。然士大夫亦不皆能。予所聞者。吳則張亨父。越則王古直仁輔。可稱名家。亨父不爲人歌。每自歌所爲詩。眞有手舞足蹈意。仁輔性亦僻。不時得其歌。予值有得意詩。或

令歌之。因以驗予所作。雖不必能自爲歌。往往合律。不待強致。而亦
有不容強者也。

唐律多於聯上著工夫。如雍陶白鷺鄭谷鷓鴣詩二聯。皆學究之高者。
至于起結。卽不成語矣。如杜子美白鷹起句。錢起湘靈鼓瑟結句。若
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。豈易得哉。

杜子美漫興諸絕句。有古竹枝意。跌宕奇古。超出詩人蹊徑。韓退之亦
有之。楊廉夫十二首。非近代作也。蓋廉夫深於樂府。當所得意。若有
神助。但恃才縱筆。多率易而作。不能一一合度。今所刻本。容有擇而
不精之處。讀者必慎取之可也。

文章固關氣運。亦繫於習尚。周召二南。王幽曹衛諸風。商周魯三頌。皆
北方之詩。漢魏西晉亦然。唐之盛時。稱作家在選列者。大抵多秦晉
之人也。蓋周以詩教民。而唐以詩取士。畿甸之地。王化所先。文軌車
書所聚。雖欲其不能。不可得也。荆楚之音。聖人不錄。實以要荒之故。
六朝所製。則出於偏安僭據之域。君子固有譏焉。然則東南之以文

著者亦鮮矣。本朝定都北方，乃爲一統之盛，歷百有餘年之久，然文章多出東南，能詩之士莫吳越若者，而西北顧鮮其人，何哉？無亦科目不以取，郡縣不以薦之故歟。

昔人以打起黃鶯兒，三日入廚下，爲作詩之法，後乃有以谿迴松風長爲法者。猶論學文以孟子及伯夷傳爲法，要之未必盡然，亦各因其所得而入而已。所入雖異，而所至則同。若執一而求之，甚者乃至於廢百，則刻舟膠柱之類，惡可與言詩哉。

詩之爲妙，固有詠歎淫佚，三復而始見，百過而不能窮者，然以具眼觀之，則急讀疾誦，不待終篇盡帙，而已得其意，譬之善記者，一目之間，數行可下，然非其人，亦豈可強而爲之哉。蕭海鈞文明嘗以近作試予，止誦一句，予遽曰：陸鼎儀，海鈞卽笑而止。

文章如精金美玉，經百鍊歷萬選而後見。今觀昔人所選，雖互有得失，至其盡善極美，則所謂鳳凰芝草，人人皆以爲瑞，閱數千百年幾千萬人而莫有異議焉。如李太白遠別離，蜀道難，杜子美秋興諸將詠